

(江西传统采茶戏)

南瓜记

凌 鹤 改 編

江西人民出版社

采 茶 戏

南 · 瓜 記

凌 鶴 改 編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采茶戏
南瓜記
凌鶴改編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三緯路11号)

(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02056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1 1/2·字数: 29,900

1960年8月第一版

1960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98

統一书号: T 10110·263

定价:(6)一角四分

人 物 表

丁	文	選	某	臬	台
杜	蘭	英	馬	知	府
王	壽	廷	高	志	凌
細		狗	公		差(甲、乙)
胡	鹽	道	劉	老	二
知府衙門公差			四	打	手
朱		軾	四	皂	隶
門		子	高	夫	人
四	龍	套	二	丫	环
侯	粮	道	丫		头
牛	巡	撫	朱	老	夫
某	藩	台	二	創	子
					手

第一場 創瓜警賊

〔丁文選上。〕

丁文選 (引) 滿腹文章，未登秋榜，只落得古廟棲身教小郎。

(詩) 夫妻恩愛好時光，

素食粗衣翰墨香。

莫笑寒儒未得志，

佛堂且作讀書堂。

(白) 小生丁文选，二十五岁，丁卯科秀才，南昌人氏。娶妻杜氏兰英，貌美贤良，知书识礼。只因家道贫穷，无钱贿赂主考，两次秋闱，都未中举。现在省城瓦子角丁家试馆借住，日间到普贤寺训教蒙童，聊以度日，今日清晨起来，理应前往书馆，不免唤出妻房，兰英走上。

杜兰英 (手捧南瓜一只上)

(念) 后园种瓜菜，欢喜上庭阶。夫君，请看，这南瓜好大呀。

丁文选 都因贤妻每日操劳，才有收获，这正如古人说道：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了。

杜兰英 只因家道贫穷，你我理应省吃俭用，如今米珠薪桂，以南瓜度日，倒也香甜可口哩！

丁文选 贤妻说的甚是，虽则古人说道：“君子安贫”，只是教你如此受穷，为丈夫的好不惭愧。

杜兰英 夫君说那里话来，你教蒙馆，我种菜园，合力同心，自食其力，但愿夫妻和顺，偕老百年，怎说惭愧二字呢？

丁文选 好个夫妻和顺，偕老百年，兰英妻呀！

(唱) 夫妇情真恩爱甚，

勤劳务本度光阴。

杜兰英 (唱) 梁鸿孟光堪钦敬，

百年好合乐安宁。

丁文选 (唱) 学館蒙童待教訓, (出門)

杜兰英 (唱) 盼夫回轉且待黄昏。(送夫出, 丁下)

夫君到普賢寺去了, 待我将南瓜刮洗干净, 掺和少許白米煮将起来, 便是一餐好南瓜飯了。

(唱) 鬧市方知薪似桂,

蔬瓜自种敗垣西。

城居自有田园味,

儉朴无为富貴迷。

淑女何須脂粉費,

才人最幸画眉妻。

夜来伴讀添詩意,

漫唱低吟染笔題。

〔王寿廷偕家員細狗騎馬上,

王寿廷 (念) 高头駿馬大街行,

勢大錢多百里聞,

由他罵我金錢豹,

誰人不知王寿廷。

〔杜兰英洗好南瓜開門潑水, 不提防潑水在王寿廷身上。

細狗 噢, 也有你咯样瞎眼睛咯人哪, 把我东家的衣服潑
齷齪了, 你賠得起不?

杜兰英 是我未曾小心, 請先生多多原諒!

王寿廷 (背供) 好个美貌女子呀!

細狗 不行不行, 哇句原諒就能过門哪, 沒咯样便宜。

王寿廷 細狗休得多言, 小娘子一时失手, 为何大惊小怪?

牽馬過去。(使眼色)

細狗 好好，是我大驚小怪，(見王神色會意)总算你的好運氣。(牽馬下)

王壽廷 (抬頭看)“丁家試館”，小娘子就住在這裡？
(跨門入內)

杜蘭英 (只好以禮相待)先生請坐。

王壽廷 告坐，好新鮮的南瓜呀！

杜蘭英 小戶人家，聊以充飢。(收拾南瓜入內)

細狗 (鬼頭鬼腦地入屋內)怎樣了？

王壽廷 一朵鮮花插在牛屎上，可惜呀可惜！

杜蘭英 (捧茶來)請先生用茶。(一旁站立)

王壽廷 請問小娘子高姓？

杜蘭英 奴家杜氏，配夫秀才丁文選，普賢寺教書去了。

王壽廷 原來是秀才娘子，鄙人失禮了。

杜蘭英 請問先生高姓大名？

細狗 我咯東家就是百萬富翁王壽廷先生嘛，你還不認得哪？

杜蘭英 (暗自惶恐)先生就是……

細狗 東家，丁秀才還問你借過銀子哩。

杜蘭英 去年夫君生病，多蒙你借我家五兩紋銀，去年臘月才一次還清哩。

王壽廷 這些銀兩，何足挂齒，只是你家秀才不治家業，連累娘子受苦了。

杜蘭英 我們勤儉持家，自食其力，夫君忠厚，从不取非義之財，倒也心安理得哩。

王寿廷 听娘子談吐风雅，想必通曉詩書了，

杜兰英 少年在家之時，家嚴課讀拘謹，故而略通文墨，不過是不以粗俗之身和秀才相處，也不失我家夫君體面而已。

王寿廷 如此說來，娘子是……

細狗 才貌雙全，了不起咯角色。

王寿廷 休得插嘴，請來重施一禮，鄙人到要和娘子以文會友，暢談一番了。

杜兰英 （背供）且住！這金錢豹在這裡假演斯文，如何是好？自有道理。（對王）夫君不在家中，不便久留貴客，請先生見諒！

細狗 （背供）噤嘴，金錢豹變了笑面虎還是碰了一鼻子灰。

王寿廷 既然如此，改日再請到舍間暢叙如何？

杜兰英 奴家蒲柳陋質，怎敢高攀。

細狗 （見不是路）時間不早，快回去吧，你還約了鹽道胡大人到家里吃飯哩。（先去牽馬）

王寿廷 告辭了。

杜兰英 恕不遠送。

細狗 （牽馬上）請上馬。

〔王寿廷悻悻然上馬，回頭探望，杜正閉門，一怒而去。〕

細狗 （背供）好，你得罪了金錢豹，咯就有好戲看了。

杜兰英 （余怒未息）那怕你有錢有勢，豈奈我何？正是：笑它柳絮隨風舞，愛此寒梅斗雪開。（下）

第二場 勢压儒生

〔中幕前。細狗送信過場。〕

細狗（數板）

金錢豹、王壽廷，從來見色起淫心，丁家娘子長得俊，便要她做七夫人。在家和鹽道定巧計，要騙丁秀才進府門。他教我細狗去邀請，兩腳奔走不敢停，不敢停。（下）

〔中幕起，王壽廷家廳堂。王壽廷和胡鹽道上。〕

王壽廷 多蒙你胡道台給我定下巧計，我已教人去約丁文選到此，還要請仁兄大力相助哩。

胡鹽道 對付一個窮秀才，有何難哉！只不過聽說京城朱大人要來，我還要到章江門外接官亭去走走。

王壽廷 那一位朱大人？

胡鹽道 就是當朝太師朱軾大人嘛，少不了撫台以下的全城文武官員，都要去接，一定是熱鬧得很。

王壽廷 哎，可惜我還沒有一官半職，不能看看這熱鬧的場面了。

胡鹽道 那你有的是錢，如果也象我一樣，早就捐了一個道台，豈不是也就參見太師了。

王壽廷 正是如此，如果捐一個糧道，只要一年半載，不怕本錢賺不回來，哈哈……

胡鹽道 哈哈……豈但賺回本錢，少不了還利上滾利哩，你老兄太會打算盤了。

王寿廷 哈哈……彼此彼此。

胡盐道 那姓丁的怎不見来呢？我可不能耽擱太久了。

王寿廷 請再寬坐一时，事成之后，定当报答仁兄大德。

胡盐道 那你討七夫人，少不了要叨扰一杯喜酒了，哈哈

……

細 狗 （上報）丁文选現在門外。

王寿廷 叫他进来。

胡盐道 他到底是一个龔門秀才，还是要一个請字。

王寿廷 好，請。

細 狗 （至堂口）丁秀才，請。

丁文选 （上）进入豪門，暗自耽心。（大內）

細 狗 丁先生来了，請坐。

丁文选 不知王先生相邀，为了何事？

王寿廷 无事不敢劳动大駕，为了何事你心里自然明白。

丁文选 你不明言，我怎能知道呢？

王寿廷 也好，“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去年三月，
我借你五十兩紋銀，至今分文未还，是何道理？

丁文选 你这話从何說起？我去年有病在身，向你家借紋銀
五兩，到冬天連本帶利，利上盤利，还了你七兩有余，
怎說还欠你五十兩銀子？这不是有天无太阳的事么？

王寿廷 你这是什么話？难道我王寿廷还訛詐你不成？

丁文选 分明不欠你銀錢，却要我还債，这不是訛詐是什么？

王寿廷 哇呀呀，（大怒）你欠債不还，一心抵賴，胡道台在
此，你看，省城是有王法的地方，怎能容得这样的刁
民，請大人为我作主。

胡盐道 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你们不要争吵，你说他欠你银两，可有真凭实据呢？

王寿廷 现有帐簿为凭，细狗，去拿帐簿来给胡大人观看。

细狗 是。（背供）他早就把帐簿改了，看这秀才有何办法？（下）

丁文选 老天爷在上，我当时还了你的银两，你还给我借据一张，怎说……

细狗 （持帐簿上）帐簿在此。

王寿廷 （翻帐簿）请胡大人过目，丁文选借去纹银五十两。

胡盐道 是啊，这是写得明白，（对丁）你还有何话说？

丁文选 （见帐簿，大惊）天哪！

（唱）一見帳簿咬牙根，

不由我心中似火焚。

你五字下面添十字，

你涂改数目欺負好人。

你家的帳簿不足信，

拿出我的借据才为凭。

胡盐道 他要借据为凭，这借据……

王寿廷 当日借钱之时，并未要他写字立据，只能以帐簿为凭。他若不还清欠款，我就要将他送官法办！（对细狗）。知府衙门的公差呢，教他们进来。（细狗下）

胡盐道 （对丁）照你说的已经还清欠款，又有何为证呢？

丁文选 胡大人哪！

（唱）我平日为人守忠信，

借债还钱不差毫分。

我討回借据他应允，

二人当面用火焚。

如今叫我有什么为証？

黑天冤枉他喪尽良心！

〔見細狗引二公差上堂。〕

分明詭詐設陷阱，

无法无天仗勢欺人。

胡盐道 是啊，撫台大人是他的义父，南昌知府是他的表亲，你不給他的錢少不了要上公堂挨板子皮肉受苦了。

丁文选 （唱）我本是穷秀才、讀書务本，

那有錢送給他免受酷刑！

胡盐道 我倒有一个主意，听说你的老婆才貌双全，何不卖給他抵債呢？

丁文选 （唱）聞听此言心怀憤，

賊子逼我卖妻身。

富貴之人衣冠整，

原来都是禽兽心。

細 狗 丁相公，事到如今你卖了老婆，万事都了，你若不卖，就要你咯命。

丁文选 （唱）我和杜氏恩爱甚，

同艰共苦度光阴。

你謀我妻是要我的命，

拚却一死打强人！

（他冲向王寿廷劈面一耳光，被众人抱住）

王寿廷 （唱）懦弱书生太懵懂，

敢到我家来逞凶。

来呀！先与我重打再将他衙門送。

可怜我臉上热烘烘，

〔細狗和公差打丁生，打得丁“掉毛”“搶背”，滿地乱

滾。

胡盐道 住手，不能再打了。（对細狗）打出人命来，要你偿命。

（伏案代写卖契）

細 狗 要我偿命哪？嘿，打不得。

丁文选 （唱）打得我几乎丧了命，
打得我皮烂肉开鮮血淋淋。

这才是叫天天不应，

这才是入地地无門。

可怜我穷书生身临絕境，

胡盐道 （唱）倒不如卖了老婆好出这豪門。

来来来，我見你可怜，为你代笔写了一張卖老婆的文契，你只要按一个手印，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丁文选 你在怎讲？

胡盐道 要你盖手印卖老婆。

丁文选 呸，我丁相公岂是卖老婆之人！

王寿廷 当真不盖手印？

丁文选 当真不盖。

王寿廷 果然不盖？

丁文选 果然不盖。

王寿廷 来，（和細狗公差按住他盖手印）怕你 不盖！（对細狗）

給他十兩紋銀，叫他另討一個。

丁文選（望着染紅了的手指渾身發抖，聲淚俱下）

（唱）強盜世界太不仁，

豺狼虎豹白晝橫行。

天哪！老天爺，不開眼，公理喪盡！

細狗 給你十兩紋銀，你咯老婆現在是我家七姨太太了。

丁文選（接過銀錠向王壽廷擲去）誰要你的造孽臭錢。

王壽廷 裹他出去！（眾人拖丁出）

丁文選（唱）好夫妻被折散何以為生！（被拉下）

胡鹽道 壽廷仁兄，恭喜恭喜！哈哈……

王壽廷（袖內掏一包銀子送過去）哈哈……多蒙大力相助，

這一些小意思，就請老兄收下了。

胡鹽道 這個……不好意思吧？（收入袖內）哈哈，不過依小弟之見，還要趁熱打鐵，早一點把新夫人接過來要緊，否則發生變故，那就……麻煩了。

王壽廷 老兄言之有理，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就去接來。

胡鹽道 如此甚好，我要到接官亭去了。

壽廷 請！（送胡出門同下）

第三場 江邊迎相

〔中幕前，官船中。四龍套，門子捧劍，朱軾蟒袍玉帶上。〕

朱軾（引）執掌朝綱，偶得清閑訪豫章。

（詩）輕渡鄱湖溯贛江，

滿帆明月宿南昌。

西山云淡东湖翠，

孤雾归来依故乡。

老夫，朱軾，江西省瑞州府高安县人氏，現任当朝宰相。只因太夫人，一向在高安原籍勤儉持家，不愿在京城享受富貴，今年八十誕辰，老夫奉旨回家为她祝寿。是我不愿惊动当地官府，故而官船不挂旗号。如今船停西瓜套，不免改扮平民微服上岸，也乐得自由自在地重游旧地。左右，老夫已別洪都三十年。眼見西山，依然旧时景色，滕王閣已在望中。汝等不必跟隨，我要上岸去也。看衣更換。（換青衣小帽）

門子 这上方宝剑，可否帶去防身呢？

朱軾 唉，我这青衣小帽，如果背上宝剑，岂不扮成吕洞宾了？不用帶劍，搭上扶手，待我上去。

（下船，上坡。众退）

〔启中幕：滕王閣中，胡盐道和侯粮道同上。〕

胡盐道 粮道侯大人也来接官了，

侯粮道 接官亭人多，你我就到这滕王閣来坐坐。

胡盐道 侯大人，你我把兄弟王寿廷今天要娶第七房夫人，你可去吃酒啊？

侯粮道 理应前去，只是王兄为人，过于横行霸道，你我和他来往过密，恐怕招人議論哩。

胡盐道 撫台牛大人来了。

〔四龙套引撫台牛大人上，后随藩台、臬台二官。〕

侯粮道 恭迎老大人台駕。

牛撫台 （对藩台）朱軾朱大人出京多日，京城已有文书到

来，你掌管藩台衙門，理应早知下落，今日滿城官員，都来迎接，却不見来，而你連他是从旱路来还是水路来，都不知道，是何道理？

某藩台 卑职該死！（退出）南昌知府何在？

馬冠英 （上）南昌知府卑职馬冠英侍候大人。

某藩台 朱大人到底是从旱路来还是水路来，还不明白，是何道理？

馬冠英 卑职該死！（躬身退出）南昌知县何在？

高志凌 （上）南昌县正堂高志凌在。（伏地跪）請大人吩咐。

馬冠英 你身为本府首县县令，連朱大人是从旱路来还是水路来都不明白，是何道理？

高志凌 卑职早已派人打听明白，朱大人是从水路来省，只是今日章江門外，未見官船，想是还未到达。

馬冠英 知道了，（入內躬身向藩台）回稟大人，朱大人是从水路来省……

某藩台 知道了，（入內躬身向巡撫）回稟大人，朱大人是从水路来省。

某臬台 启稟大人，适才听盐、粮二道談論，老大人的义子王寿廷，强令一穷秀才出卖发妻，納为七房小妾，不知大人知道否？

牛撫台 哦，寿廷儿真是有办法的人哪！哈哈……（大笑，众官，除高知县外，同声嘻嘻哈哈）我等各自回衙，改日再来迎接吧。

〔众官魚貫下。

高志凌 公差走来。

二公差 (上) 小人在。

高志凌 命尔等在江边守候，如见官船，速报我知。(将下)

二公差 送过大人。

高志凌 免。

公差甲 众位大人倒晓得回衙享福，只叫我们在这里死等，真倒霉。

公差乙 我们到望江楼喝茶去。(同下)

(朱軾内倒板上)

● 漫步江滨十二街，
寻香拾翠上瑶台，
閤公宴客夸文采，
王勃登楼显异才，
南浦落霞飞水外，
西山孤鹜舞天阶，
滕王帝子今何在，
高阁空余风满怀！

公差甲 (和公差乙同土) 有一个冒失鬼到滕王阁上去了，快去看看。

公差乙 好哇。害得我们喝杯茶都不放心。

公差甲 喂，你跑到咯里来做什么？

朱 軾 观赏风景哪。

公差乙 你是干什么的？

朱 軾 你看我是干什么的呢？

公差甲 看样子，象是看相算命的先生。